

新編古今事文類聚

二十四

新編古今事文類聚卷之十九

卷之十九

建安祝

穆

和父編

肖貌部

眉目

患目附

羣書叢語

眴媚也有嫵媚也釋名揚雄謂揚眉曰揚衡續博物志以介眉壽毫眉也跡入年老者必有毫眉

秀出者故謂毫眉

七月

婦人眉

蠚首蛾眉

頓人蛾眉

曼綠

楚辭

皓齒蛾眉

命曰伐性斧

斤

枯葉七發

詩句 美人捲朱簾獨坐蠚蛾眉

李白翠蛾紅粉嬾刀殺尽世

人三不知

鄭玄注

頭角礲眉刷翠

李賀

窓中遠山是眉黛山

谷倒暉連眉秀嶺浮双鴟畫鬢双雲委坡時聞五斛賜蛾眉不

詩句 千金求纏體坡

目有玉樓眼為銀海道經揚雄謂目瞳子曰清盧

續博物志

目容端

玉案

十目所視其嚴乎

大李

存乎人莫良乎眸子眸子

不正掩其惡眉中正則眸子瞭焉眉中不正則眸子眊焉孟子

大播晰目則天地四方易位矣

莊子

目不兩視而明荀子

一目

視則不明太公金匱五色令人目盲老子目擊而道存家語

眇兮愁予楚辭

滿堂兮美人忽獨与余兮目成

同上

目見百

步之外而不見其眞

韓非子

如翳人見空中花翳病若除花乃

空滅楞嚴經

詩句 江山萬里先頭白骨肉十年終眼青山谷今日相看青眼舊它時肯作白頭新山谷

古今事實

眉異常人

辛酉八彩拾遺孔子眉十二彩世家老子生而鬚眉皓白

眉目如盈

馬援眉目如盈 鄭玄秀眉明目別傳

則曰中眉

顏思射人中眉退曰我无勇也吾志其目也 定八

白眉最良見兄弟門

眉頭伸

宋王玄謨在雍人言欲反玄謨馳啓目鮮帝知其虛遣主書吳嘉慰抗之曰七十老父反欲何求耶聊復爲笑想足以伸鄉眉頭耳玄謨性嚴未曾妄笑時人言玄謨眉頭未曾伸故以此見

紫芝眉宇

房琯見元德秀嘆曰見紫芝眉宇使人名利之心都盡

眉覆於眼

唐毛若虛眉毛覆於眼性殘忍天寶末爲武功丞

盈遠山眉以下係婦人眉

文君姣好眉色如望遠山臉際常若芙蓉肌膚如脂 西京雜記

盈八字眉

漢武宮人盈八字眉

爲歸盈眉見夫婦門

盈愁眉

梁冀婦改鴛翠眉爲愁眉崔豹古今注

好盈長眉

魏宮人好盈長眉今人多作蛾眉同前又見美女門

盈十眉圖見宮粧門

目異常人 以下係目

蒼頭四目春秋孔演圖伏羲大目孝經搜神契堯舜三眸子荀老子大目瀨鄉記孔子河目而隆額孔叢子

重瞳子

舜重瞳子項羽亦重瞳子

方瞳玉面

老聃若山有父老五人方瞳玉面握青筠杖共談天地五行之精

耳視月

老聃之弟子有亢倉子者得聃之道能以耳視而目聽嘗候閭之使士卑詞而問焉亢倉子曰傳者之妻也我能視聽而不用耳目不能易耳目之用列子

睆其目

華元睆其目瞇其腹大睆目出瞇腹大也左

掛眼吳門

吳王賜子胥萬鏹之劍以死子胥仰天嘆曰抉吾眼着東門上以觀越寇之入滅吳也乃自剄

目若懸珠

東方朔上書云臣朔目若懸珠齒如編貝

眇目

魏丁儀曹公欲以女妻之五官將曰儀目不便恐愛女不悅後儀到輿論議曰丁掾好士也即使兩月育尚當與女何況但眇

眼如紫石稜

劉惔眸桓溫眼如紫石稜

青白眼

阮籍能為青白眼見禮俗之士以白眼對之及嵇喜來吊籍作

白眼喜不擇而退弟康聞之乃齋酒挾琴造焉籍大悅乃見青
眼由是禮俗之士疾之若讐

爛如嵒電

王戎幼而穎悟神采秀徹視日不瞬裴楷見而目之曰戎眼爛
如嵒下電 裴令公双眸閃二若嵒下電

夢更換眼

陶穀少時夢數吏奉符換眼吏附耳曰求錢千萬穀不應又云
錢五万安第二眼復不答吏曰止安第三眼即以彈丸納眼中
既齋眼色深碧後善相道士陳子陽曰貴人骨氣柰一双鬼眼
必不至顯位

眼多白

李承之在仁宗朝官州縣因邸吏報包拯拜參政或曰朝廷

文房十六

四

目此多事矣承之正色曰包公无能為今知都縣王安石眼多

視口不瞬

白甚於王斯他日亂天下者此人也聞見錄

蔡京嘗入朝已立班上御殿差晚果日照耀衆莫敢仰視京
注目久而不瞬陳瑩中私謂同列曰此公真大貴人也或曰公
明知其貴相胡不少貶而議論之間大不相恕何耶瑩中誦老
杜詩曰射人先射馬擒賊先擒王且云此人得志乃國家之大
賊遂以急速公事請對疏京悖逆十事百家詩序

父子目盲以下係患目見禍福門

喪子失明見喪子門

左氏失明

左氏失明厥有國語

杜欽偏盲見同姓名門

金篦刮目

武帝病眼令華佗以金篦刮膜

讀經祈瘥

後周張元其祖失明元讀經燃燈夢一翁以金篦療之後二日果瘥法苑珠林

明目方

范甯字武子嘗患目痛就張湛求方湛因嘲之曰古方宋陽里子少得其術以授魯東門伯魯東門以授左丘明遂世世相傳及漢杜子夏鄭康成晉左太冲並有目疾得此方云用損讀書一減思慮二專內視三簡外觀四旦晚起五夜早眠六先六物熟以神火下以氣箋蘊於背中七日然後納諸方寸脩之一時近能數其目睫遠視尺捶之微長服不已非但明目亦可延年

射傷左目

夏侯淳從征呂布爲流失中傷左目夏侯淵與淳俱爲軍帥軍中號盲夏侯淳惡之每照鏡恚怒輒撲鏡于地魏畧

目疾當溺

石季龍時太子奮事孫珍問侍中崔約曰吾患目疾何方療之約素狎珍曰溺之則愈珍曰目何乃溺約曰卿目日晚晚正耐溺中珍恨之以白太子宣宣於諸子中最胡狀目深闊之大怒誅約父子載記

盲人騎瞎馬

韓玄與顧愷之同在仲堪坐共作危語一參軍云盲人騎瞎馬夜半臨深池仲堪訖一目驚曰此太逼人因罷

諱眇目

梁湘東王眇一目於江東泛舟有樂功曹劉源曰帝子降兮北渚王作色曰當道目眇眇兮愁予耶坐者股慄酒遂不酣又邵陵王諸賦詩戲之曰湘東有一病非噏復非聾相思下隻淚望

真有全功

號瞎虎

谷指有幹局性嚴忍為載車都尉時人號為瞎虎

眼中安障

方子作今嘲李主簿目翳曰只見門外着籬未見眼中安障

目盲心不盲

韓愈代張籍為李中丞書籍不幸兩目不見物無用於天下中丞取人固當問其賢不賢不當計其盲与不盲也當今盲心者皆是籍自謂獨盲於目爾其心則能別是非若賜之坐而問為其口固能言也

古詩

係惠目

贈醫生王彥若

蘇子瞻

鍼頭如麥芒氣出如車軸閭閨脉絡中性命寄毛粟而况清淨
眼內景含光燭琉璃貯沉澀輕脆不任觸而子於其間來往施
鋒鏗笑談紛自右觀者頸爲縮運鍼如運斤去翳如折屋常疑
子善幼它枝雜巫祝子言吾有道此理君未曉形骸一塵垢貴
賤兩草木世人方重外委見瓦與玉而我初不知刺眼如刺肉
君看眼与翳是翳要非目二翳苟二物易分如麥菽寧間老農
夫去草易傷谷單端有餘地肝膽分楚蜀吾於五輪間蕩見
空曲如行九輓迫泥驅无擊轂空花誰開落明月自朏胸請問
樂金臺忘言老尊宿

次韻范元實病眼

黃曾直

道人常恨未灰心儒士苦愛讀書眼要湧玄覽照鏡空莫依白
魚鑽盡簡闊人朦朧似有味看字昏迷尤宜懶范侯年少百夫
雄言行一一无可東看君眸子當瞭然乃稱肯次常坦三如何

有物食明月淚睫隕珠衣袖滿金卮刮膜會有時湯熨取快術誠短君不見岳頭懶瓊一生禪臯浮垂漁渠不管

戲魯直憲目

蘇子瞻

誦詩得非子夏率紳史正依丘明書天公戲人亦諒相故遣幻翳生明珠賴君年來屏鮮腴百千燈光同一如書成自寫蟠頭字端問君工覓鏡湖

子瞻以子夏丘明見戲聊復戲答 黃魯直

化工見彈太早言端爲失明能著書近來似天會事發淚睫見光能隕珠喜公新賜紫琳腴上清虛皇對父如請天還我讀書眼頸載軒轅訖鼎湖

律詩

目疾

陳去非

天公嗔我眼常白故著昏花阿堵中不怪參軍騎瞎馬但妨中散送歸鴻著離全惡誰能繼損讀方奇定有功九惱從來是佛種會如耶律證圓通

詩話

歐公短視

歐陽永叔送劉貢父守維揚作長短句朝中指曰平山堂檻倚晴空山色有無中平山堂望江左諸山甚近或以為永叔短視故云山色有無中東坡笑之因賦快哉亭道其事云長記平山堂上歌枕江南煙雨杳々沒孤鴻認取醉翁語山色有無中蓋山色有無非煙雨不能然也甚死雌黃

臯耳

耳聾附

羣書要語

臯神玉壘字虛堅黃庭經臯者人中之山營輶傳臯爲氣戶舊傳佛有觀想法臯端觀日謂之臯

詩引且令臯觀先參坡從他臯孔遼天坡

耳門小富而恢相書耳不兩聽而聰勸李君子无易由言耳舊
于垣小雅太古塗民耳目楊子五音令人耳聲老子耳目庄子不思而蔽於物二交物則引之而已矣告子

詩句耳聾方畫字變短不勝覽杜右臂偏枯耳半聾杜一

古今事實

臯異於人

荀卿女媧神農夏后氏牛首虎臯 孔子隆臯 高祖隆準

聖漫其臯

莊子過惠子之墓謂從者曰郢人聖漫其臯端若蠅翼使匠石
斲之匠石運斤成風聽而斲之尽望而臯不傷郢人立不失容
宋元君聞而召匠者曰嘗試爲我爲之匠石曰臣則嘗能斲之
文丘十六雖然臣之質死矣自夫子之死也吾無以爲質矣吾無以言之
矣莊子

掩臯而過

西子蒙不穢則人皆掩臯而過之

掩臯售妬見妃嬪門

臯疾音濁

謝安本能爲洛下書生諫有臯疾故其音濁名流愛其諫而弗
及或掩臯以効之

掩臯而答

謝安妻劉惔妹也見家門富盛而安獨靜退乃曰大丈夫不如
此也安拊臯曰恐不免耳

拊臯灸眉

王澄在荊州叱左右棒士人宗盛別駕郭舒勵色謂左右曰使

君遇醉汝輒何敢妄動澄恚遣搘其鼻灸其眉

鼻息如雷

唐道士劉師服倚墻睡鼻息如雷鳴

韓文詳見鼎門

夢神劓鼻

徐郎中筠少夢神人攜竹篋其中皆人鼻視徐曰形相不薄但
鼻曲而小吾与汝易之劓去徐臯擇以臯安之神笑曰好一正
郎鼻也徐之鼻素不正自爾端直歷官正郎

拾異志

聽塗

以下係耳

黃帝之所聽塗

莊子

洗耳

堯聘許由爲九州牧由聞之洗耳于何詳見隱逸門

三漏

禹耳三漏

六十耳順

孔子六十而耳順

唾而耳

燕丹師田光往候荆軻醉唾其耳軻竟曰此出口入耳之言必

大事也即往見光

列士傳

附耳語

韓信使人言於漢王請自立爲假王漢王怒張良陳平躡漢王
之足附耳語曰漢方不利能不与信王乎因立之

顧自見耳

龜先主垂臂下膝顧自見其耳五代蜀王衍垂手過膝顧後
見其耳

穿耳

吳諸葛恪嘗獻馬先驥其耳沱損啁曰馬雖六畜氣於天

其耳豈不復仁恪曰母之於女恩愛至矣穿耳附珠何傷於仁

聞蟻鬧

齊殷仲堪父師嘗患耳聰聞床下蟻動謂之牛聞

作勞耳鳴

石勒在田中每聞鞶鐸之吉歸告其母母曰作勞耳鳴非不祥徵也

耳堅貴壽

王導多疾每自憂陳訓曰耳堅必壽亦大貴

耳大貴人

汴州蘇度李忠臣嘗因奏對德宗謂之曰卿耳甚大貴人也忠臣對曰驢耳

三耳秀才

泉州張審通嘗爲泰山齊君所召令爲詞判錄申天曹天曹允

之府君悅與審通額上安一耳既寤覺額瘞果生一耳尤更聰

俊時號三耳秀才

太平廣記

額添一耳

方陰官以事趣上元夫人而不允聞陽世有士人抑損善爲文遂追令爲表既而獲命陰官喜曰子何願曰特更欲聰明耳乃命取一耳置其額既寤額瘞輒搔出一耳時人語曰天上有九頭鳥缺下有三耳秀才

張君房辨說

兩耳肉環

寇萊公初生兩耳垂有肉環數歲方合自疑當爲異僧

耳白於面

大一翁爲布衣客相之曰耳白於面名則遠聞唇不貼齒一生

招言語毀譽豈亦有命耶

后山叢談

龜壳洗耳以下係龍

鵠冠子常居深山耳聾謂妻子曰吾免爲巢由洗耳清溪

聾丞

黃霸爲潁川太守長吏許丞老病難督郵白發逐之霸曰許丞廉吏雖老尚能拜起送迎頗重聽何傷且善助之毋失賢者意

不責以事

先主定蜀杜徵嘗稱聲閉門不出丞相亮領益州牧以徵爲主簿固辭舉而致之亮以徵不聞人語坐上與書曰君但以德輔時耳不責君軍事拜爲諫議大夫以從其志

佯聾不答

梁蔡撙爲吏部尚書文爲昭明太子妃武帝設大臣餅撙在坐帝頻呼姓名撙不答食餅如故帝改喚蔡尚書撙放筋執笏而應帝曰卿向何聾今何聰對曰臣預爲右威職在納言陛下不應以名垂喚帝慙

大罵不知

北齊杜臺卿爲尚書左丞省中以其耳聾戲弄之下辭不得理若至大罵臺卿見其口動謂爲自陳令史又不曉諭訓對往往乖越

說話畫字

王笠不仕佯狂作聾每說話則畫字後隱嵩山隋文帝召不起耳聾畫壁

徐仲車名積東坡嘗言仲車古之獨行人於陵仲子不能過然其詐則怪而放如玉川子此一反也耳聾甚畫地爲字乃始通然日面壁不與人接而四方事無不周知此二反也昔王肅三反而斯人有其二亦可謂異矣

龐安常耳聾

蘄州龐君安常善醫而聾與人語須書始能曉東坡笑曰吾與

君皆異人也吾以手爲口君以眼爲耳非異人乎志林

荆者

調息箴

朱元晦

臯端有白我其觀之隨時隨處容與猗移靜極而噓如春沼魚動極而翕如百蟲蟄鬱龜開闢其好不窮孰其尺之不宰之功

雲卧天行非予敢議守一處和千二百歲

古詩

次韻秦太虛見賦耳聾

蘇子瞻

君不見詩人借車无可載留得一錢何足賴晚半更似杜陵翁右臂難存耳先聾人將蟻動作牛聞我聳風霜真一噫聞塵埽尽根性空下湏更挽清流汎大樸初散失混沌六鑒相攘更勝敗眼花亂墜酒生風口業不淳詩有清君知五蘊皆是戚人生

一病今先瘥但恐此心終未了不見不聞還是礙今君疑我特佯聾故作嘲詩窮險怪湏防額攘出三耳莫放筆端風雨快

律詩

次韻王都尉偶得耳疾

蘇子瞻

君知六鑒皆爲贅我有一言能決疣病客巧聞宋下蟻礙人強魏棘端猴聰明不在塵根累藥餉空爲婢僕留但試周郎看聾否曲音小誤已回頭

詩話

聾常笑

山谷賦徐仲車南郭篇云徐公雖避俗對客輒粲然耳不聞壯事時誦陶令篇鄭氏注旌丘篇云人之耳聾常多笑而已仲車有此疾故以爲賦

社酒治聾見社門

耳疾當割

東坡云王晉卿嘗暴得耳疾意不能堪求方於僕僕答之曰君是將種斷頭分骨當无所惜兩可也依底用割捨不得限三日便去不去割取我耳晉卿洒然而悟三日病良已以詩示僕云老婆心意頻相勘性難只得三日恨我可也較君不割且喜兩家皆平善今定因所存挑耳圓得之晉卿聊志此耳志林

口 吃 呑並附

羣書要語

口爲華池

尹氏內辭

口容止

玉藻廩言不出於口

祭義

惟口出好災戎

大禹謨

好言自口秀言自口

正月五味令人口爽老子

言出於余口入於尔耳

左

禦人以口給屢博於人

八公書

西利口之覆邦家者

陽貨上憎茲多口

盡心衆口鑠金

鄒陽傳

口是禍之門舌是斬身刀閉口深藏舌安身處

牢鵠道

風搖唇鼓舌擅生是非以迷天下之主益跖

譽口譽焦口

嗚呼不得

杜當

令美味入吾唇杜風景四時常在

目是非一默不搖唇歟

古文事寶

口異於人

舜大口孝經接神契孔子海口同上老子方口

瀾鄉記

防民之口

周厲王得衛巫使監謗者以告則殺之其謗鮮矣王喜以告召公吾能弭謗若召公曰是障之也防民之口甚於防水水壅而潰傷人必多民亦如之周語

三緘其口

孔子觀周入后稷之廟有金人三緘其口而銘其背曰古之謹

言人也多言多敗口是何傷禍之門也家語

言不出口

趙文子其言呐二然如不出諸口

嘗糞口堯又見問病門

越勾踐入臣於吳二王病大便太宰嚭命奉溲惡以出勾踐嘗之後病口堯范蠡令左右食麥草以亂其氣

吳越春秋

口祛而不合

公孫龍口祛而不合舌牽而不下然後水

掩口无妄言

秦始皇遊於會稽渡浙江項梁與籍俱觀曰彼可取而代也深掩其口曰无妄言誅族矣

口尚乳臭

漢王擊魏豹問酈食其魏大將誰也口柏直王曰是口尚乳臭

利口捷給

文帝詔張釋之爲上林令釋之曰絳侯周勃兩人言事曾不出口豈効此嗇天喋二利口捷給哉今以嗇夫口辯而超迁之臣恐天下風靡

口不言

鄧公見景帝曰吳王發怒削地以誅錯焉其意非在錯也臣愁天下之士噤口不敢復言

口臭賜香

漢桓帝時侍中刁存年耆口臭上出雞舌香使含之自疑有過賜毒歸舍辭訣欲就便宜賴僚友求眡其藥更爲含食意遂解

陽為口偶見諸父門

方顧大口

孫權生而方顧大口目有精光鑒其

貳為

刑人窖口

鄭家賢爲太子通事舍人后素銜處俊因事誅之臨刑極罵乃死自是訖後世刑人必先以木丸塞口云

驚忘口廳

晉司馬流與蘇峻戰食不知口住

口中雌黃

王衍善談老莊義理有所不安隨即便改世號口中雌黃

口宜飲酒見飲酒門

張口就唾

符朗渡江嘗與朝士宴集時賢並机尊盡席朗欲誇之唾則令小兒跪而張口就唾而含出

口有蜜

李林甫忌文學之士或陽爲之善啜以甘言而陰陷之世謂林

甫口有蜜腹有効

口伐可汗

唐鄭元璿時突厥攻太原詔元璿持節徃勞數甚背約突厥愧引還大宗賜書曰知公口伐可汗

口臭不見用

宋之間天后朝求北門卒士不許作明河篇以見志則天見其詩謂崔融曰非不知宋之間有奇才但恨有口過耳宋終身慚憤因口過謂口臭也

利口人口

劉晏傳四方名士無不至其有口舌者率以利唱之使不得有所訾短

無口瓠

李沆在相位接賓客常宴韋馮亮與沆同年生又與其弟維善

語維曰外議以大兄為无口瓠維乘間嘗達亮語沉曰吾非不知也今薦紳中与之談猶不能啓發吾意自餘通籍之子坐拜起揖尚周張失措即席必自論功最以希寵獎此有何樂而与之接語哉

口吃雜言以下條口吃

晉共王餘為人口吃雜言

善著書

韓非口吃不能道說而善著書 司馬相如口吃而善著書

称期期

漢周昌為御史大夫高帝欲廢太子大臣固爭莫能止昌廷爭之強上閣其說昌為人吃又盛怒曰臣口不能言然心知其不可陛下欲廢太子亡期二不奉詔上欣然而笑即罷

難劇談

楊雄口吃不能劇談而好深湛之思

指實而對

惠莊与朱雲論辯口吃不能對指其脅曰口雖不能劇談而此中多有西京雜記

好斷

魏明帝口吃少言而沉毅好斷

称芥文

魏鄧艾以口吃不得作幹佐為稻田守叢草吏又語称艾三晉文王歎之曰卿言文二定是幾艾對曰鳳兮鳳兮故是一鳳

好讀書

宋孔嶺少骨瘦有風力口吃好讀書

難持論

後周盧柔好李解屬文但口吃不能持論

能詳辯

李固言位宰相口吃接賓客頗謇緩議論人主前乃更詳辯

難道寒暄

南唐孫晟口吃不能道寒暄已而坐定談辯風生所者忘倦

嘲吃

王汾口吃劉攽嘲曰恐是昌黎又疑米頬不見雄名唯聞文氣以周昌韓非楊雄鄧艾皆吃也卷游錄

弄啓吻以下係各

樊袖顧能弄唇吻尖無才界

療鬼缺

晉魏諫之生而兔缺年十八聞殷仲堪帳下有醫能療貧无行裝謂家人曰殘醜如此用活何為齋數斛米西上投仲堪仲堪召鑒視之曰可割而補之但湏百日進粥不得笑語諫之曰半生不語而有半生亦當療之况百日耶於是處之別屋閉口不言惟食薄粥其厲志如此

吹啞唱吼

宋侯景僭位登大極殿醜徒數万共吹啞唱吼而上及升御床

床脚自陷

補客先生

方干爲人唇缺有司以爲不可與科名連應十餘率遂隱居鑑湖後數十年遇鑒補客年已老矣人号曰補客先生又性好侮人嘗与龍丘李主簿同酌李自有醫子改令識曰眼中安障李復識曰口啞開膀抵言

雜著

古今文集

口箴

姚元崇

君子欲訥古人寡辭利口作戒長舌爲詩斯言不善千里違而勿謂可復馴馬難追惟謹惟默澄神之極去其妄泰居物之外多言多失多事多害声繁則滛音希則大室本无暗垣亦有耳何言者天成蹊者李似不能言爲此所尊言不出口冠時之首無掉爾舌以連爾咎无異爾言亦孔之醜豎之慎之可大可久哉之伊何三命而走慎之伊何三誠其口昂哉夫子行矣勉旃書之屋壁以代韋弦

口銘

傳子

神以感通心由口宣福生有光禍來有端情莫多妄口莫多言蟻孔噴河溜沉傾山病從口入禍從口出存亡之機開闔之術口與心謀安危之源樞機之發榮辱存焉

舌

羣書要語

莫捫朕舌言不可逝矣抑匿舌是坐維躬是奉兩

无正惟南有箕載翕其舌大東咸其輔頰舌象曰

勝口說也

威卦子貢曰惜乎夫子之說君不也駟不及舌顙淵

舌如電光揚眸嘲吐舌及臯三公

相書

詩句呼吸元氣以求仙朱鳥吐縮白石源

注言舌與齒也黃庭

經剛湏饒舌在寒不爲啞

杜祁公

古今事實

齒墮舌在

韓平子問叔向曰剛與軟孰堅對曰臣年八十矣齒墮而舌尚在說苑常縱有疾老子曰先生疾甚无遺教弟子乎常縱乃張其口示老子曰舌存乎臼存乎豈以歎耶齒亡乎曰亡豈非以剛耶常縱曰天下事尽矣說苑

吞舌而死

荆軻之燕太子丹曰田先生今无恙乎軻曰光臨送軻之時言太子戒以國事而以丈夫而小見信向軻吞舌而死矣

視舌古在

張儀嘗從楚相飲已而楚相上壁門下意儀盜壁執儀笞掠數百不服釋之其妻曰子母讀書游說安有此辱乎儀謂妻曰視吾舌尚在否妻笑曰古在也儀曰足矣

掉三十舌

平原君已定從而歸至於趙曰毛先生以三寸之舌強於百万之師
蒯通兩韓信曰鄒生一上伏軾掉三十舌下齊七十城
張良家世出韓人城不愛方金之產爲韓報仇強秦天下震動今以三十舌爲帝者之師封万户侯此布衣之極於良足矣

杜即鋗舌

漢灌夫曰杜門齶古

咬舌流血

曹操與劉備密言備泄之於袁紹知操有圖已之意操自咬其舌流血以失言戒後世英雄記

古本間強

晉裴仲堪自云三日不讀道德論便齶舌本間強

舌耕

賈逵口誦經文以教人贈遺者積粟盈倉或云賈逵非力耕所得誦經舌出所謂舌耕也丁子年拾遺記

舌短

南都王義宣生而舌短齒言宋書盧攜貌不揚語又不正呼其名攜爲惠蓋短舌也

刺舌謹口

隋賀若弼父斬臨刑呼弼謂曰吾以舌死汝不可不思因引錐

刺若彌舌戒以謹口

舌不可禁

柳下傳宰相張延賞疾渾守正遺謂曰明公伯德第謹言於朝則位可久渾謝曰頭可斷而舌不可禁

藉者

舌箴

李文饋

車有帝舜洎于殷宗龍命惟允說言乃雍周有良弼王之俟古
鼓舜而生渢汗乃發傳以言旋作乂易以講習施悅天以卷古
屏讒儒以金口鵠既伯陽之戒剛存柔缺言貴無瑕辯貴若訥
則知門猶善閉義不在括是以楊雄焯諫者之寃悔福痛忠臣
之烈善乎先聖之言既明且清國以之寧人之不朽犯無隱情
牙特尔言駒馬不及嗟尔君子忘茲在茲勿以寤一言而欺宰
寡尤

百丈山方三十六

相以三十舌而為帝師徒見婁敬掉而獲爵不以魏其黯以可
悲雖言必有中而適其時子房用其策難以爭立愛奉春善建
不拔牙以免擊繩衛武擊夫莫捫叔向哀於是出推敬仲之難
明由丘石之牙質揚子曰重則有法輕則招憂言能如是可以
寡尤

齒

羣書要語

齒如瓠犀碩人齒如編貝方朔傳諺有之輔車相
歎以濃液永不動抱朴子黃髮兒齒齒宮

古今事實

齧齒穿齦

曾仲連雀賦嘴齒穿齦

折脣搘齒見改姓名門

煦齒飲乳見芝壽門

漱石厲齒

孫子荊年少時語王武子當枕石漱流誤曰漱石枕流王曰流可枕石可漱乎孫曰所以枕流欲洗其耳所以漱石欲厲其齒

口開狗竇見旨齒門

挑女折齒

謝鯤鄰家高氏女有美色鯤嘗挑之女投梭折其兩齒時人語曰任達不已幼與折齒鯤聞之傲然長嘯曰猶不廢我嘯歌

拔齒中風

溫矯先有齒疾因拔中風而卒

飲董齒焦

唐明皇謂高力士曰吾聞董無苦者奇士也乃取以飲果三

進頰然曰非佳酒也及寢頃視齒皆焦且黧及以鐵如意擊墮之取藥傳其齦良久復生

遷卒折齒

溫庭筠無行檢爲襄陽巡官不得志歸江東過淮南正錢楊子院夜醉爲遷卒擊折齒

老而齒脫

韓愈與崔群書近者尤衰憊左車第二牙無故動搖脫去目視昏花

拾齒置懷

上畫彈雀於後園有群臣稱有急事求見上亟見之其所奏乃常事耳上怒詰其故對曰臣以爲尚急於彈丸上愈怒卒柱斧柄撞其口墮兩齒其人徐俯拾齒置懷中上罵曰汝懷齒欲訟我耶對曰臣不敢訟陛下自有史官書之上悅賜

金帛慰勞之 漢水

古今文集

雜著

楊貴妃病齒圖贊見妃嬪門

蠶齒

黃魯直
司馬君實

透叟病蠶齒呻吟之声達于四鄰通夕不寐有道士過之間曰子知病之所來乎以不知也道士曰病來於天天且取子之齒以食二骨之蟲而子非之是違天也天天者子之所受命也若之何拒之其必與之透叟曰諾以齒與蟲惛然而寐一夕而愈

古詩

齒落

韓愈

去年落一牙今年落一齒俄然落六七落勢殊未已餘在皆動搖尽落應始止憶初落一時但念豁可耻父至落二三始憂衰即死每一將落時禡二常在已义牙妨食物顛倒法漱水終焉捨我落意欲崩山比今來落既熟見落空相似餘存二十餘穴弟知落矣倘常歲一落自足支兩紀如其落併空亦漸亦同指人言齒之落壽命理難恃我言生有涯長短俱死爾人言齒之豁左右驚謔視我言莊周云木鴈各有喜語訛默固好嚼廢軟逐美因歌遂成詩持用許妻子

建 安 祝 穆 和父編

肖貌部

髮

羣書要語

身體髮膚受之父母不敢毀傷孝經拂髦總角注收髮結之內則髦彼兩髦柏舟髦髮如雲不屑髦

也君子偕老卷髮如璫都人士黃髮兒齒闊宮予髮曲局采綠

尚猶詢效黃髮則罔所愆秦誓黃髮垂髫陶文

詩句人生莫遣頭如雪雖得春風亦不消高蟾青銅不攬一兩日白髮又添三四莖趙企

古今事實

朱髮

共工人面蛇身朱髮歸藏啟筮

鬢髮而美

昔有仍氏女鬒黑而甚美光可以鑑名曰玄妻左傳

剪髮爲纓

殷紂五年湯乃以身禱剪髮自以爲纓

被髮佯狂

箕子被髮佯狂接輿之被其髮也欲去而罹其害楊子

斷髮文身

周太伯避位斷髮文身

一沐三握髮

周公戒伯禽曰一沐三握髮猶恐失天下之賢人

被髮而祭

初平王東迂辛有適伊川見被髮而祭于野者曰不及百年此

其戎乎其禮先亡矣後秦晉遷陸渾之戎於伊川

信

余髮種種

齊侯田于莒廬蒲嬖見泣且請曰余之髮如此種之也

余奚能爲左

被髮左衽

孔子曰微管仲吾其被髮左衽矣

生而髮白

老聃初生而髮白故曰老子

世說

年少髮白

顏回年二十九而髮白

家語

怒髮衝冠

藺相如使秦持璧却立怒髮衝冠

鬚髮盡白

以石拭髮

蘇武留匈奴十九年始以強壯出使及還鬚髮盡白

漢元鼎間郅支國貢馬肝石百升以之拭髮白者皆黑帝坐群臣於甘泉殿有髮白以此拭之應手皆黑是時公卿語曰不願方伯惟願拭肝石

髮鬢鬚美

謝靈運欲入遠公社遠公拒之曰子髮縝而鬚美面與身矣悲今終之相逢怒曰柰道在心安以貌耶遠公笑而不答後果如所料高仲虛錄書紀事

惡見髮白

後梁肅登惡見人髮白事之者必方便避之擔輿者冬月必湏裹頭夏月則加蓮葉帽

曾祖拔臼

齊高祖恒令左右拔白髮。隆昌王高祖之孫，年五歲，戲於床前。帝曰：兒言我是誰？答曰：大翁。帝曰：豈有爲人曾祖拔曰髮乎？即擲去鏡鑷。

一宿髮白

齊謝超宗武帝收超付廷尉。一宿髮白。

編字髮白見著書門

題榜髮白見字李門

四十髮白

後魏李冲年四十，鬢髮斑白。

母病髮白

唐李日知母老，病調侍數日，鬚髮輒白。

髮如線直

軒轅先生居羅浮山，宣宗召禁中問道術，能散髮箕踞，用氣攻其髮條。二姐鐵線直大中遺事

皤然一翁

宋卿戲謂髮白者未鑷時，皤然一翁，鑷盡時公然一婆。雜志

服藥髮白

寇萊公準年三十餘，太宗欲大用，尚以其少，準遽服地黃兼餌，盧服以反之，未幾，鬚髮皓白。

王公文集

雜著

白髮賦

晉左思

星星白髮生於鬢，垂雖非青蠅穢我光儀。策名覩國以此見疏，將拔將鑷好爵是。繁白髮將拔，忽然自訴稟命不幸。值君年暮逼迫秋霜生而皓素始竟，明鏡惕然見惡。朝生晝拔何罪之故，予觀橘抽一一鵠。暉貴其素華，匪尚綠葉願戢子之手。攝子之

鑄客爾白髮觀世之途繢不追榮貴華賤枯赫之閭閨藹之紫
蘆弱冠來仕韻髮獻謨甘羅乘軫子奇劍符英終賈島論雲
嚮拔白就黑此自在吾白髮臨欲拔瞋目號呼何我之冤何子
之誤甘羅自以辯慧見稱不以髮黑而名者賈生自以良才見
異不以烏齧而後舉聞之先民國用老成二老歸周道肅清
四皓佐漢德光明何必去我然後要榮皆爾白髮事故有以
雖有二毛河清難俟道時之變見歎孔子髮乃辭盡誓以固窮
爾之所言非不有理曩貴耆老今薄舊齒皤榮期皓首田里
昔臨玉顏今從飛蓬娶胥至昵尚不克終聊用擬辭比之國風

櫛銘

盧仝

人之有髮兮旦二思理有身有心兮胡不如是

示僚佐

南史何長瑜

陸展杂白髮將以媚測室青二不解父星一、行復出

謫居三適旦起理髮

蘇子瞻

安眠海自運浩二潮黃宮日出露未晞鬱二蹀霜松老櫛撓我
久齒跡含清風一洗耳目明習二萬覈通少年苦嗜睡朝渴常
煥二祀搔未云足已困冠巾重何異服轔馬沙塵滿風颶坰鞍
響珂月實與械杻同解放不可期枯柳豈易逢誰能書此樂獻
為腰金公

律詩

鑄白

韞莊

白髮太无情朝二鑄又生始因絲一縷漸至雪千莖不避世人
笑唯慙稚子驚新年過半百猶歎未休兵

送隱者

杜牧

牙媒徑路草蕭二自有雲林遠市朝公道世間唯白髮貴人顧

上不相饋

詩話

四十髮白

杜正獻公自少清羸若不勝衣年過四十鬢髮即盡白歐公素出其門公謝事居采歐適來爲守相與甚徵公年時八十憂國之意每見于色歐公和詩有貌先年老因憂國事与心違始乞身公得之大喜嘗自諷誦名林詩詳

鬚鬚子鬚附

羣書要語

龜鬚抵几六格掀鬚一笑坡集離王褒鬚效詞

若春田之苗

說文

口上長須也鬚頰鬚也鬚長須也

說文

詩句張公一生江海客身長九尺鬚眉蒼

杜

古今事實

禿无鬚眉

傳說之狀禿无鬚眉荀子

城彘爲婦

衛蒯聩亂子羔滅彘鬚衣婦人之衣逃得出曰父子爭國吾何爲其間乎

古通辭注

拔鬚爲官

秦太后拔嫪毐鬚爲官者

用兵鬚白

後漢岑彭從光武圍隗囂於西城帝留蓋延耿弇圍之車駕東歸勑彭曰丙城若下便將兵南擊蜀人苦不知足既平隴復望蜀每一發兵頭鬚爲白

捋鬚大奇

魏任城王章爲北中郎將討烏桓有功歸太初喜捋章鬚曰黃

鬚兒大奇

捋虎鬚

吳朱桓還屯濡須權祖之桓奉曉曰臣當遠去顧一捋陛下鬚無復恨權憲几前席桓進捋鬚曰臣今日真謂捋虎鬚矣

紫髯將軍

張遼問兵降人曰向有紫髯將軍是誰降人答曰是孫會稽也

髯參軍

郗超爲大司馬桓溫參軍溫懷意禮待時王恂亦爲溫主簿亦爲所重府中語曰髯參軍短主簿能令公喜能令公怒

捋鬚不凡

謝安捋桓伊鬚曰使君於此不凡詳見笛門

始見二毛

潘岳春秋三十有二始見二毛

丈六井

依蝦毛碟

劉惔稱桓溫鬚作蝦毛碟

以羝嘲鬚

鍾毓兄弟好嘲聞安陵能依調試共視之於是與弟共載從東門至西門一女子笑曰車中史殊高二鍾都不見車後一門生曰中央高者兩頭羝毓兄弟多鬚故以此嘲之世說

施鬚塑佛見端午門

二十鬚白

晉王髦之年二十鬚白時人謂之王白鬚

鬚長五尺

劉曜身長九尺三寸垂手過膝生而眉白目有赤光鬚髯不過百餘根而長五尺

鬚長四尺

魏李珪姿高暢眉目疎明鬚長四尺甚有威重

遭喪髮白

後魏時空年二十父喪鬚發致白後周柳敏遭母憂旬日間
鬚髮半白

齊驛八

許悼爲司徒主簿以明晰見稱人號爲識主簿又美髯下垂至
帶省中號爲長驛公齊文宣常因酒截其半鬚只留一握憚懼
不復敢長之號爲齊驛公三国典略

捋鬚進諫

陳宣帝因內宴王勣侍坐上壽捋帝鬚曰可愛好老公但恨後
嗣弱耳以叔室非社稷主也

髭鬚如戟見溫婦明

称髯為羊

宋武帝御臣各有稱目多鬚者謂之羊

藝眉種鬚

李廣以清辯每接梁客徐陵謂其徒曰唯有李廣可語耳庶无
鬚髯人謂天闊崔謐嘗翫庶曰敎弟種鬚取錐刺而爲駁以馬
尾拂之此傳諸崔多惠故庶答曰先以方回施貴族藝眉有
効然後種鬚邢邵笑謂謐曰卿不諳李庶何政犯之

但称如鬚

李緯爲民部尚書大宗問曰房元齡聞李緯拜尚書如何對曰
才齡但云李緯好麤鬚更死它語太宗遽改緯洛州刺史

拂丞相鬚

寇萊公爲相丁晉公參知政事嘗會食都堂羹染公鬚謂起拂
之公正色曰身爲執政而親爲宰相拂鬚耶謂尙事

戲文

秦少游在東坡坐中或調其多鬚少游曰君子多乎哉東坡笑曰小人樊須也聞見錄

古今文集

古詩

斧齋仲謨摘白鬚行

秦少游

仲將題凌雲比詩賦。瀟然白鬚展媚側。室星星染爲黑。人生如寄耳。况復形貞色澤鑿。藏山角夜半輸有力。眉眉三不遇已矣。何所惜。二毛賦秋興。自愛頰如息。聞著古笙乾。毛髮因也得。數窮反其本。蟠蟻得而食。妙牛糞可鑒。烟老鴉明戢。映梳何蒼々。變化了無際。所以梵志云。昔人已非昔。皤然君勿笑。子羽以貌失信美如客兒。終剪施摩詰。我作白鬚行。而得養生術。

詩話

卷六

六

山谷戲歐陽誠發詩云愛公好詩又能多老夫何有更橫戈柰此于思百戰何按左傳華元巡城城者謹曰于思于思弃甲復來注于思多鬚貌

滿面鬚此鬚

曹直嘗言鬚多人疎秀者必貴而短者必神氣不足駙馬都
尉王晉卿與殿師曹貫道比皆無鬚每指鬚多者爲中相法晉卿
尚貴主嘗繼從鞏洛間道有後唐莊宗廟默然念始治終亂意
斯人必胡人觀神象兩臉皆鬚也晉卿作詩寄貫道云代梁繼
李號良圖却感歌兒使役驅試拂塵笑覘像貌元來滿面是鬚

丁晉公與楊文公遊，勵宴集，必有談諧之語。復皆敏於應答。

公其諫攻文公因晦俟晉公之明方伏拜晉公亟謂文公曰內
翰拜時湏擊地文公隨声答曰相公宴如幕曉天蓋揚美鬢鬢
而丁方益張帷幙互相譏也

腹心 膽附

羣書要語

今予其敷心腹腎腸歷告爾百姓于朕志 盡庚君
之親臣如手足則臣君如腹心孟子百姓怒氣痛

腹后郊祀志

聞曰一笑皆捧腹期八歲藜覓腹十圍便腹貯天真並拔
人心惟危道心惟微惟精惟一允執厥中禹謨欲脩其身者
先正其心 大幸我心匪石不可轉也 指身方惡不可納於靈臺
心爲神圣之臺莊子至人之用心若鏡不將不迎應而不藏
凡入心險於山川莫知於天 廬帝王心固可使如死灰乎齊物

文子

心無天遊則六鑒相攘外物學問之道求放心 盡子心之官則
思告子心者形之君而神明之主也 問神心居中虛以治五官
荀子聖人清其天君荀子心搖二然如懸旌而無所終薄蘇秦
陳包藏禍心左傳心之不同如其面焉富瓦廟心要在腔子裏
白川語錄心之虛靈無有限量如六合之外思之即至前乎千
百世之已往後乎千萬世之未來皆在目前爾人爲利欲所昏
所以不見此理 朱語錄

詩句

一日看除目三年換道心姚合人於心上起經綸康節

古今事實

鼓腹而遊

赫胥氏之民含哺而嬉鼓腹而遊莊子

河魚腹疾

申叔辰語還無社曰有麥麴平曰無有山鞠穷乎曰无河魚腹

疾柰何

足加君腹見隱逸門

腹便便見眠睡門

東床坦腹見擇婿門

曬腹中書見七夕門

腹中無物

王袁相導枕周伯仁膝指其腹曰卿此中何有答曰此中空洞無物然容卿輩數百人此說

腹橐見文章門

心有七竅以下係心

王孚比于諫紂以爲妖言姐已謂曰吾聞聖人之心有七竅二有九毛遂剖視之列女

事君三心

左傳

孔子不見晏子曰晏子事三君而得順焉是有三心所以不見也孔叢子

余心蕩

楚武王伐隨入告夫人曰余心蕩矣乘

心齋

顏淵曰敢問心齋仲尼曰推道集虛虛者心齋也人間世

有兩心

褚先生曰武帝以任安坐觀成敗有兩心田叔傳

方寸亂見母子門

會心林木

簡文帝入華林園顧左右曰會心處不必在遠翳然林木便自

有濠梁想鯤魚鳥自來相親此說

狗面人心

齊勃陸初過江王忱與兄國寶命駕詣之沙門法汰問勃曰
是干吏部兄弟乎卽曰非一狗而一人又一人而狗心者是耶
忧醜而才國宝美而狠故也裴景氣書

木人石心

賈充曰此異人木人石心也夏統傳詳見風流之險

識心石腸見梅花門

一身是膽以下孫瞻

蜀趙雲字子龍曹公爭漢中地運米比山下數千石囊雲當黃
忠取米爲公前鋒所擊且戰且却入營大開門公軍疑而引去
雲奮鼓震天弩射公軍墮漢水死者甚衆先主曰子龍一身都
爲膽也軍中号雲威將軍後周王雅茫山之敗諸將皆退雅
獨拒之左右奮勦九級齊人稍退雅乃還周文曰王雅幸身具
膽也

休青膽破

文古今

十一

秦史王融矯詔立竟陵王子良太子生魏準鼓成其事及融誅
召準入舍入省詣問遂懼而死舉体皆青以爲舉膽破

膽大心小

古今文選

律詩

寶山畫寢

蘇子瞻

七尺頑軀走世塵十圍便腹貯天真此中空洞渾無物只可容
君數百人

詩話

腹負將軍

東坡聞子由瘦云十年京國厭肥牋日夕鬱花盤紅玉從來此

賤將軍公者固宜安脫粟於云大將軍食飽加腹而歎曰我

不負故主布曰荆軍固不負此腹此腹負將軍未嘗少出智慮

也志朴

託鼓嘲腹

高爽題鼓嘲孫挹云身有八尺圍腹內無寸腸而皮如許厚受打未遽央談藜

雜著保心

論人心道心

朱元晦

心之靈靈知竟一而已矣而以爲人心道心之異者以其或生於形氣之私或由於性分之正而所以爲知竟者不同是或危殆而難安惑微眇而難見爾然人莫不有是形故雖上智不能死人心亦莫不有是性故雖下愚不能無道心二者雜於方寸之間而不知所以治之則危者愈危微者愈微而天理之公

卷第十一

十二

卒无以勝夫人欲之私矣精則察夫二者之間而不雜也一則守其本心之正而不离也從事於斯牙少間斷必使道心常爲一身之主而人心無應命焉則危者安微者著而動靜云爲目既過不及之差矣中庸章

求放心齋諭

朱元晦

天地变化其心孔仁成之在我則主于身某主伊何神明不測發揮子变立此人極畧刻放之千里其奔非誠曷有非敬曷存孰放孰求孰亡孰有詘伸在臂反覆椎手防微謹獨茲守之常切問近思曰維以相之

王一齋諭

張欽夫

人之心一何危紛百慮走千岐惟君子克自持正不冠攝威以澹以整儼若思主于一復何之事物來審其幾應以專匪可移理在我寧彼隨蹟之久照牕微靜不倍動靡違嗟勉哉自述畢

推幼皆日在茲

手足

羣書要語

十手所指其嚴平大率不知手之舞之足之蹈之也詩序上之親下如手足之於腹心家語毒手尊拳五代史老拳三巨志下之於上若手臂之捍頭目而覆脣腹也苟議兵若跣弗視地厥足用傷詔命逃空虛者藜藿柱乎廳廡之裡位其空谷聞人足音跫然喜矣徐無鬼搖足則閨中非坐下有也蕭何傳

翻手作雲覆手雨杜惆悵汀湖釣竿手却濕西日向長安利牧收取玉堂揮翰手却來南前把犁鋤圃濯足千里流王雄一夜蛩生足後手脚凍皴皮肉死杜

卷之二

手胼足胝

禹決江河腓無股脛無毛莊子手足胼胝面目黎黑李斯傳

有文在手

成季之將生也桓公使楚丘之父卜之曰男其名曰友及生有文在其手曰交遂以命之閭二

不龜手藥

宋人有不龜手之藥者世世以洴澼絖爲事客聞之請買其万百金為越人水戰大敗越人吳王裂地而封之注云其藥能令手不龟折故常漂絮於水中也莊子

如失左右手

玉手同色

蕭何追韓信漢王如失左右手

晉王衍每捉玉柄麈尾当手同色

炙手可熱

元載時麥左右四人用事權傾中外人爲之語曰鄭賜段薛炙手可熱 樂安公主元宗之妹附會韋氏熱可炙手人咸畏之

手爪似鳥見神仙門

手重五斤

餘慶善論事而謬於判時嘲之曰說事喙長三尺判事手重五斤

下堂傷足以下係足

梁正子春下堂而傷其足數月不出猶有憂色曰父母生而全之子全而歸之可謂孝矣今予虧孝之道示是以有憂色榮義

獻玉刖足見玉門

足重繭

楚欲攻宋墨子聞之自魯趨而十日十夜足重繭而不休息至

文后卦

郢見楚王

申胥包如秦乞師踰越險阻豈繭重胝立於秦王

號哭七日幽通賦注

兩足不相隨

嚮侯之兄輒何爲君也曰有天疾者不得入乎宗廟輒兩足不能相隨齊謂之綦楚謂之蹶穀梁傳

不良于行

孟襄之足不良于行注跛也

斬笑嬖者見笑門

脚病乘輿

江州刺史王弘半道要淵明還州問其所乘答云素有脚病向來藍輿亦足自反乃令一門生二兒共輿之

以脚病廢

晉鑿齒以脚病廢於里巷符堅滅樊鄧素問其名與釋道安俱

率而致焉與語大說以其蹇劣裁堪半丁

脚短三寸

庚玉臺希之弟也希誅將戮玉臺子婦宣武弟桓豁女徒跣求進闕禁不內女厲聲曰是何小人我自父門不瞧我前因突入號泣請曰庚玉臺常因人脚短三寸當復能除賊否宣武曰壻故自急遂原玉臺一門出說

洗脚失財

梁陰子春傳身服垢汚脚數年一洗言無洗脚則失財敗事
在梁州以洗足致梁州敗

勝之不稱
田承嗣傲慢不軌子儀遣使至魏承嗣西望拜指其膝曰茲勝
不亞於人久矣今爲公耳

失輶方相

婁師德長大而貌異于衆又病足張元一目爲失轍方相
因蹇遊諷

姚崇爲相張說懼諧譖毀岐王中欵它日崇對於便殿行微蹇上問有足疾也對曰臣有腹心云疾非足疾也

古今文集

和周王孺墜馬傷手

蘇子瞻

平生辛道已。身完肯復童。私自憐醉墜。何曾傷內守。色憂當
爲念。先傳書空潮。覽新詩。健把蟹行看。樂事全賣却。老驕爲酒
直。大呼鄉友作新年。

謫居三適夜卧濯足

蘇子瞻

長安大雪年東新抱衾相雲安市無井斗水竈百憂今我逃空

谷孤城嘯鶴鶴得米如得珠食菜不敢留况有松風蕭金昇
颺二瓦蓋深及膝時復令暖投明竹一爪剪快若鷹斷韁天低
瘴雲垂地薄濛氣浮土牙重腿藥獨以薪水寥誰能更包裹冠
履裝沐猴

觸體

羣書叢語

觸體頂也說文頽顱謂之觸體廣雅

古今事實

扣問觸體

莊子使楚見空髑髏擊以馬搘而問曰夫子貪生失理而為此
乎將有凍餒之患而為此乎語卒接觸體見厚曰夫死無君於
上死臣於下亦無四時之事與天地為春秋雖南面帝王樂不

能過也

未嘗生死

列子遊衛食於道後者見百歲髑髏撻蓬而拍顧謂弟子百豐
曰唯予為彼知而未嘗生未嘗死也

繫着鞍上

王忠先因飢啖人五官將共從駕出行過家間无何令取道
邊死人髑髏著忠馬鞍上以爲戲笑魏畧

草生髑髏

陳留周氏婢名興進入山取樵夢見一女語之曰近在汝頭前
目中有刺煩拔之當有厚報牀頭果有一朽棺頭穿壞髑髏墮
地草生目中便爲拔草內看棺中以甓塞穿即於髑髏處得一
雙金指環桓冲之述異記

安青竹上

繫美目巧笑倩無脚又無眼著便成一片

詩話

戰死髑體

劉貢父詠史云自古邊功緣底事多因嬖倖欲封侯不如直與
黃金印惜取沙場萬髑體往往捐王韶李憲輩唐人曹松亦云
憑君莫話封侯事一將功成萬骨枯後村

魂魄

羣書要語

精氣爲物游魂爲寔易魂氣歸于天形魄歸于地
郊特牲氣者神之盛也魂者鬼之盛也禮記天氣爲魂地氣爲魄淮南子魂者何謂也魂猶云佞性也行不休也動則主於情魄者白也猶着人者也主於性白虎通子產曰人生始化曰魂旣生曰魄左傳心之精爽是謂魂魄左傳師言欲求

文獻

十六

長生當對服太藥欲得通神當水火形分形分則自見其身三
魂七魄而天地靈祇皆可接山川之神皆可役也

抱朴子

詩句暖湯濯我足剪紙招我魂杜甫詩

古今事實

祓除招魂

鄭國之俗三月上巳於溱洧之上招魂續魄秉蘭草祓除不祥
韓詩外傳

魂氣無不之

延陵季子適齊長子死葬於嬴博之間既封左袒右還其封曰
若魂氣別無不之

魂魄思鄉

漢高祖謂沛父兄曰遊子悲故鄉吾雖都閨中萬歲後吾魂魄
猶思沛也

魂魄登山

羊祜與鄒潤甫登峴山垂泣曰我百年後魂魄猶當登此山也
襄陽耆目傳

古今文集

雜著

招魂

宋玉

朱氏曰招魂者宋玉之所作也古者人死則以其上服升屋覆危圮面而號曰皇某復遂以其衣三招之乃下以覆尸此禮所謂復而說者以爲招魂復魂又以爲盡愛之道而有禱祠之心者蓋猶冀其復生也如是而不生則不生矣於是乃行死事此制禮者之意也而荆楚之俗乃或以是而施之生人故宋玉哀閔屈原無罪屈逐恐其魂魄離散而不復還遂因國俗託帝命假巫語以招之以禮言之

固爲鄙野然其尽愛以致禱則猶古人之遺意也是以太史公讀之而哀其志焉若其誦怪之談荒淫之志則昔人蓋已誤其譏於屈原今皆不復論也

朕幼清以廉潔芳身服義而未沫主此盛德豈於俗而蕪穢上無所考此盛德寧長離缺而愁苦帝告巫陽曰有人在下我欲輔之魂魄離散汝筮卜之巫陽對曰掌縕上帝其命難從若必筮予之恐後之謝不能復用巫陽爲乃下招曰魂兮歸來君之臣軒何爲乎四方此舍君之樂處而離彼不祥些魂兮歸來東方不可以託此長人千仞惟魂是索些十日代出流金鑠石些彼皆習之魂往必釋此歸來歸來不可以託些魂兮歸來秦篆封狐千里些雄虺九首往來儻忽吞人以益其心此歸來歸來不可以久淫些魂兮歸來西方之害流沙千里些旋入雷

淵驛散而不可止此卒而得脫其外曠宇些赤蠭若象文蜂若
壺些五谷不生聚管是食些其土爛入求水石所得些彷徉無
所倚廣大无所極些刃來刃來恐自遺賊些魂兮刃來北方不
可以止些增冰找飛雪千里些歸來歸來不可以久些魂兮
歸來君无上天些生豹九閨啄害下人些一犬九首拔木九千
些豺狼從目往來洗此懸人以娛根之深淵些致命於帝
然後得瞑些刃來刃來往恐危身些魂兮刃來君无下此幽都
些土伯九約其角鬚些敦腋血毋遂人馱一些參目虎首其
身若牛些此皆日之刃來刃來恐自遺災些塊兮刃來入脩門
些工祝招君背行些泰壽齊幾鄭綿絡些招具該備永嘯呼
些塊兮刃來反故是些天地四方夷賊些像設君室靜閒安
些高堂邃宇檻層轄些曾臺累榭臨高山些綢戶朱綴刻方連
些冬有笑夏有寒些川谷徑復流漫委些光風轉蕙汎崇蘭
些經堂入奧朱壁確些砥室翠翹桂油鑿些翡翠珠被爛齐光
些弱阿拂壁羅幙張些盤繁組綺鷇結琦璜些室中之觀多珍怪
些芳蘭膏明橘華容備些三八侍宿射逝代些九侯淑女多迅要
些盛鬪不同制空漏宮些容態好比順弥代些弱顏圓植塞其
有意些姱容脩態組洞房些蛾眉曼睂目騰光些靡顏膩理遺
視縣些离榭脩幕侍君之間些帷幕垂帳飾高堂些紅壁沙版
玄玉之梁些仰觀刻桷盈龍蛇些坐堂伏檻臨曲池些羨容始
發雜芰荷些紫莖屏風文緣波些文異豹飾侍波脫些軒輶沃
低步騎羅些芳蘭薄戶樹瓊不離些魂兮歸來何遠爲此室家遂
宗食多方些稻粢穉麥黍黃粱些大舌鹹酸辛甘行些肥牛之
腱膾若芳此和酸苦陳吳羹些肺膾炮羔有柘漿些鵝酸膳
羌煎鳴鵠些露雞臘蟠历而不爽些粧妝蜜餌有熊餽些瓊漿
蜜勺尖羽觴些挫糟凍飲酌清涼些華酌旣陳有瓊漿些刃反

故室敬而無妨些肴羞未通文樂羅些鼓鐘按鼓造新歌些涉江采菱發揚荷些美人既醉朱顏酡些娥光眇視目眉波些被文服纖麗而不奇些長髮曼鬢豔陸離些二八齊容起鄭器些柱若交竿撫案下些竽瑟狂龠損鳴鼓些官庭震驚發激楚些只獻蔡謳奏大呂些士女雍坐亂而不分些鼓激組纓班其相紛些卿蘭校坎來雜陳些激楚之結獨秀先些薺蔽象棋有六博些分背並進邁相遠些成舉而卒呼五白些晉制犀比費白日些鏗鍾搖簾換杵逐些銀酒不廢沈旦佐些蘭膏明烛華鎧錯些絡櫻至思蘭方嚴些人有所極同心賦些爾飲盡歡絃先故此一魂兮歸來及故居些亂曰獻歲發春兮汨吾南征羣蠶齊葉兮亡芷生路貴涼江兮左長薄倚沿畦瀛兮遙望博青蘿結駟兮齊千乘懸火炬起兮公顧蒸步及驟處兮誘聘先抑驚若通兮引車右還向王楚夢兮課後先君王親發兮憚青兕朱明

承夜兮時不可淹臯蘭被徑兮斯路漸湛一江水兮上有楓目極千里兮傷春心魂兮悵來哀江南

新編古今事文類聚卷之二十

建

安

祝

穆

和父編

肖貌部

眠睡

羣書要語

睡翁目也說人臥化其精神變化也寐謐也靜無聲也寢侵也預事功也暝泯也無知泯沒也釋名

寢不尸語一此以晝寤為黑甜青箱雜記君安得高枕而卧

張良傳煩惱毒蛇睡在汝心譬如黑蛇在汝室當何以戒之鉤

手併除之睡蛇既出乃可安眠遺教經

日高丈五睡正濃電將打明驚周公
鹽全我醉欲眠卿且去明朝有意抱琴來李白醉中有客眠何害湏信淵明未芒賢

坡先生骨清少眠睡長夜默坐數更鼓

坡

日長唯有睡偏宜半

脫紗巾落紵扇
坡少愚文睡无如我韁息如雷撼四鄰
坡已爲物象添詩瘦更被春陰
石曼卿衣睡覽雲卧衣裳冷
杜敲門驚
登睡韓平生睡足處雲
晏澤南州村牧昏之一
蓑睡不博早朝入
自雨竹枕葦秋官閣
首中睡山谷遁世名爲累留年睡作魔
後村佳眠未知曉屋角聞晴哢山谷晨雞催不起擁被听松風
山谷三盃軟飽後一枕黑甜餘夢

古今事文類聚

登襄

宰予登襄子曰朽木不可雕也糞土之墻不可朽也於子尚何誅

卧治

汲黯拜淮陽太守伏謝不受上曰君薄淮陽耶顧淮陽吏民不相得徒得君重卧而治之

臣足加君

後見憲免門

頭觸屏風

別教子門

寢藉帝衣

董賢常与上卧起嘗共寢偏藉上衣袖上之欲起恐動賢乃斷袖而起

嘲師欲眠心師門

寢中奴縛

彭寵自立爲燕主其妻數惡夢又多見變怪五年春寵斂獨在便室倉頭子客等三人因寵卧寢寐共縛寵著牀告外吏示大王斂禁皆使吏休

被酒坐睡

後漢劉寬嘗講經於靈帝前被酒坐睡

嘗懸几帳

王莽軍師外破大臣內心憂遽不能食但飲酒嚼鰣魚讀軍書倦因懸几帳不復就牀

驚眠便研

魏武云我眼中不可妄近之便研人亦不竟左右宜深掉此後佯睡所幸人竊以被覆之因便研殺自後安眠人莫敢近者出

義皇上人

陶潛戒子書五六月北窗下卧涼風暫至自謂義皇上人

我眠卿夫

淵明貴賤造之者有酒輒以然淵明若先醉便語客我醉欲眠卿可去其真率如此

哈臺大廟

許侍中櫟顧司空和俱爲之相從事當夜至丞相府宴二人歡極丞相便命八已帳眼顧毛暉回轉不得快點許上床便吟哈臺

大軒丞相顧諸客曰此中亦難得眠處廿說

方卧起迎

謝遏即初夏月嘗仰卧謝公清晨卒來未暇着衣跣出屋外方躡問訊公曰汝可謂前踞後恭廿說

晝寢書裙見晝李門

眠悟知姦

何核爲成都令嘗眠睡其覺悟便得姦詐咸畏核之發擿或以爲有術得知之無敢復欺者益部耆舊傳

行亦美睡

夏侯隱母登山渡水閉目美睡同行聞其鼾声而不蹉跌人謂之睡仙續神仙傳

攝心無寐

震旦第四祖攝心無寐脅不至席僅六十年傳灯錄

睡魔

降魔藏禪師傳秀師曰此無山精木怪汝翻作魔耶傳灯錄

臯息如雷見雷門

睡相

徐光溥爲相喜論時事大爲李叟所疾光溥後不言每聚議假寐而已時號睡相外史檮杌

睡則半載

陳博希夷先生每睡則半載或數月近亦不下月餘

睡一局見某門

古詩

狂歌行

杜甫

與君行年校一歲賢者是兄愚者弟兄將富貴等浮雲第切功

名好權勢長安秋雨十日泥我曹鞴馬聽晨雞公卿朱門未開
鎖我曹已到肩相齊吾兄睡穩方舒膝不轍不巾蹈曉日男啼
女哭莫我知身上須繡身中實今年思我來嘉州嘉州酒重花
繞樓二頭喫酒樓下卧長歌短歌還相酬四時八節還拘礼女
拜年妻男拜弟幅巾鑿帶不掛身頭脂足垢何曾洗吾兄吾兄
巢許偷一生喜怒長任真日斜枕肘寢已熟啾唧二何爲人

陳搏隱武當山後居華州雲臺觀多閉門独卧或累

月不起周其宗召入禁中扃戶試之月餘始開搏熟

寐如故嘗對御歌云

臣愛睡臣愛睡不卧氈不蓋被片石枕頭囊衣鋪地震雷掣電
鬼神驚臣當其時正鼾睡閑想張良悶想范蠡說甚無德休言
劉備這三四君子只是半閑氣爭如臣向青山頂頭白雲堆裏
裝開眉頭解放肚皮且一覺睡管甚玉兔東生紅輪西墜

卷之二

四

昔有衣冠子金勵問希夷先生曰勵向遊華山欲見
先生先生睡未覺亦有道平先生笑而不言答以詩
常人無所重惟睡且爲重舉此爲息魂離神不動覓來無所
知貪來心愈用堪笑塵世中不知夢是夢

至人本無夢其夢本遊仙真人本無睡睡則浮雲煙燭裏名爲
藥壺中別有天欲知睡夢裏人間第一玄

謫居三適午窻坐睡

蘇子瞻

蒲團盤兩膝竹几閣双肘此間道路熟徑到無何有身心兩不
見息一安且久睡蛇本亦無何用鉤與手神凝疑夜神昧適劇
如酒我生有定數祿盡空餘壽枯楊不飛花膏澤回衰朽謂我
此爲覓物至了不受謂我今方夢此心初不垢非夢亦非覓請
問希夷叟

午寢

黃魯直

讀書常厭煩燕處意坐馳動靜兩不適塵勞敗天況目昏生點花耳聾喧鼓鼙沉憂愁五神倦劇委四肢不聊終日甚况乃久遠期投書曲肱臥天游從所之是身入華胥覺勝初時春蚕眠巨箔夏蜩化枯枝今之隱几者豈有異子綦覺寐須臾間良亦休我瘦廻知大覺夢蓋此德之歸誰爲今日是二十二年非律詩

午睡

陳後主

午醉醒來晚無人夢日驚夕陽如有意偏傍小窓明

午睡

王介甫

簷日陰陰轉牀風細細吹翛然殘午夢何許一黃鸝

宿杜家亭子

賈島

山頭井是溪中石井底泉通竹下池宿客不眠過夜半獨聞山

雨到來時

車蓋亭

蔡持正

紙屏石枕竹方床手倦拋書午夢長睡起莞然成獨笑數聲漁笛在滄浪

晝寢

黃魯直

紅塵席帽烏韁裏想見簷前白鳥双馬齒祐箕喧午枕夢成風雨琅翻江

晝寢

蘇子瞻

食罷茶甌未要深清風一榻抵千金瘦搔暭息庭花落還盡平生未足心

懶起

邵堯夫

半記不記夢覓後似愁無愁情倦時擁衾側卧未忺起簾外落花撩亂飛

齋居

陳無已

青奴白牯靜相宜老罷形骸不自持一枕南窓深閉閣卧聽叢竹雨來時

深院

楊廷秀

鵝兒唼唼梔黃觜蜂子輕盈膩粉腰深院下簾人晝寢紅薔薇架碧芭蕉

初夏午睡起

楊廷秀

梅子留酸軟齒牙芭蕉分綠與窗紗日長睡起無情思閑看兒童捉柳花

春睡

蘇子美

別院簾晻掩竹扉朝醒未解披春暉身如蟬蛻一榻上夢似楊花千里飛喀爾暫能離世網陶然直欲見天機此中有德堪爲頌絕勝人間較是非

夢

六

羣書要語

占夢掌其歲時觀天地之會辨陰陽之氣以日月星辰占六夢之吉凶一曰正夢二曰噩夢三曰思夢四曰寤夢五曰喜夢六曰懼夢春秋召波故老訊之占夢正月陰氣壯則夢涉大水而恐懼陽氣壯則夢涉大火而燔燒浮虛爲疾者則夢揚沉實爲疾者則夢溺列子眞人其寢不夢其覺無夢大宗師至人無夢文中子數遇惡夢一曰魂妖二曰心賊三曰尸賊夢竒以左手躡人中二七過啄齒二七遍反凶成吉夜遇喜夢竒當摩目二七叩齒三七遍真諾

古今事實

夢遊華胥

黃帝愛天下之不治竭聰明盡智力焦然飢色酐黥昏然五情

奚惑於是故方機退而間居太庭之館斋心服形三月不親政事晝寢而夢遊於華胥氏之國其國无帥長自然而已其民无嗜欲自然而巳不知樂生不知惡死故无夭殤不知親已不知疎物故无愛憎乘空如履安寢虛若处牀雲霧不破其視雷霆不亂其听神行而已黃帝恍悟恬然自得曰今知至道不可以請求矣又二十有九年天下大治幾若華胥氏之國而帝登假列子

夢風后力牧

黃帝夢大風吹天下之塵垢皆去又夢人執干鈞之弩驅羊數万群帝寤而歎曰風為号令執政者若去土解清治者天下豈有姓風名后者哉夫干鈞之弩異力能遠者也驅羊數万群是能善牧者也天下豈有姓力名牧者於是依二夢之占而求之得風后于海隅召以爲相得力牧於大澤進以爲將世紀

夢入負鼎

湯思賢夢見有人負鼎抗俎對已而笑寤而占曰鼎為和味俎考割裁天下豈有人為吾宰者哉出說

夢得良弼

高宗夢得說使百工營求諸野得諸傅岩王曰夢帝賚予良弼

夢與九齡

周文王謂武王曰汝何夢矣對曰夢帝与我九齡文王曰女以爲何也武王曰西方有九国君王其將折諸文王曰非也古者謂年齡齒亦齡也我百尔九十五焉尔三焉文王九十七而終武王九十三而終文王曲乎

考牧夢魚

嘗王考牧詩牧人乃夢衆維魚矣旐維旛矣大人占之衆維魚矣實維豈年旐維旛矣室家秦二萬廿

考室夢熊

宣工考室詩吉夢維何維熊維罿男子之祥維虺維蛇女子之祥

夢天壓已

初穆子去叔孫氏及庚宗遇婦人使私爲食而宿焉喟其行告之故哭而送之適齊娶于田氏生孟丙仲壬夢天壓已弗勝顧而見火焦而上偻深日而磼燄足之曰牛肪余乃勝之旦而皆召其徒子之主曰志之宣伯曰魯以先子之故將存吾宗必召女召女何如對曰願之矣矣魯人召之不告而歸既立所宿庚宗之婦入献以矩問其姓對曰余子長矣能奉雖以從我乎召而見之則所夢也未問之名号之曰牛曰唯皆見其徒使視之遂使爲堅栗四

夢祖道

楚子成章華之基顧之諳落之太宰薳躉疆來召公二將往夢襄公祖梓慎曰君不累行襄公之適楚也夢周公祖而行今襄公實相君其不行子服康伯曰行先君未嘗適楚故周公祖以道也襄公適楚矣而祖以道君不行何之三月公如楚昭七

夢黃熊

鄭子產聘于晉二侯有疾韓宣子逆客私焉曰寡君寢疾於今三月矣並走群臣有加而无瘳一夢黃熊入于寢門其何厉鬼也對曰以君之明子爲大政其何厉之有昔堯殛鲧於羽山其神化爲莘蕪以入于內澠寢爲夏郊三代祀之晉爲盟主其或者未之祀也乎韓子祀夏郊晉侯有間賜子產莒之二方鼎昭七

夢立子

衛襄公夫人姜氏无子嬖人婤姶生孟懿孔成子夢康叔謂已立元余使羈之孫圉一史荀相之史廟亦夢康叔謂已余將命

而子荀與孔烝鉏之曾孫圉相元史朝見孔成子告之夢夢協故立靈公昭七

夢蘭見誕子門

結夢報見報德門

夢二鑿子見醫門

夢吉而凶

王父召榮之數叔孫鑿之兆似有其實矣卒墓莫大之禍

夢射刀

晉呂錫夢射月中占之曰姬姓日也異姓月也必楚王也左

夢擗其腦

晉侯夢與楚子博楚子伏已而鹽其腦子犯曰吉我得天楚伏其罪吾只其柔之

夢鳩鳶

宋昭公夢爲鳥噪加於南門尾加於北門曰予夢必立

夢與西楹見祭奠門

夢周公

孔子曰其奚吾襄也父爻吾不復夢見周公

夢中占夢

長吾子謂瞿鵩曰夢飲酒者旦而哭泣夢哭泣者旦而田獵方甚夢之不知甚夢中之夢又占焉無異寤也固乃非常人之所知莊子

夢爲蝴蝶見蝶門

夢神龜見龜門

夢游鈞天

逍遙子疾五日不知人及寤語大夫曰我夢之帝所游於鈞天

廣樂九奏萬舞其声動人也

夢蕉覆鹿

鄭人有薪於野者遇駭鹿擊而斃之恐人見之也遽而藏諸隍中覆之以蕉不勝其喜俄而遺其所藏之處遂以爲夢焉順途而詠其事傍人有聞者用其言以取之既歸告其室人曰向薪者夢得鹿而不知其處吾今得之彼直眞夢者矣室人曰若將是夢見薪者而得鹿耶詎有薪者耶今其得鹿是若之夢眞耶夫曰吾豫得鹿何用知彼夢我豈非其妻又疑其爲夢薪者歸復其真夢藏之久處又夢之之主案所夢而尋得之遂訟而爭之歸之士師士師欲二分之以門_也君皆互有夢覺之說相國曰欲辨夢覺惟當審孔上列子

夢乘亦龍

光武召馮異曰我昨夜夢乘赤龍上天覺悟心中動悸異因下

席拜賀曰此天命發於精神也遂與諸將議定上尊號

東觀漢記

和熹皇后嘗夢搘天以訊占夢見堯舜攀天而上渴反舐天旨聖主之夢

夢吐白鳳見賦門

夢登天門

陶侃夢生八翼飛而上天見天門九重比登其八唯一門不得入闔者以杖擊之因墜地折其左翼

夢遷太守

鄧穀爲淮南太守夢行水邊見一女子壳在後來盪斷鑿囊占者以爲水邊有女汝字也斷鑿囊者新虎頭代舊虎頭也果遷汝陰

夢舞拍手見火燄門

夢狼取脚

索統傳郡功曹張邈嘗奉使詣州夜夢狼取一腳紳曰脚肉被噉爲却字會東虜反遂不行

夢竿中天

索統傳張邈常峯孝廉夢堅竿中天統曰此未字也斌果停

夢牛

蜀蔣琬夜夢一牛頭懸在門下流血滂沱趙直曰見血者事分明也牛角及皇太子之象位當爲三公果爲中書令

夢松生腹

吳丁固爲尚書夢松生其腹上謂人曰松字乃十八公也後十八歲吾其爲公乎卒如夢焉孫皓傳

夢三刀

王濬夢三刀於梁上又益一刀李毅賀曰明府其贊益州乎卒

如其言

夢棺夢糞

或問殷浩將蒞官而夢棺將得財而夢糞何也曰官本臭腐財本糞土人以爲名言

夢日繞城

晉明帝微行蔡王敦營壘敦正畫寢夢日環其城驚起曰此必黃鬚鮮卑奴也

夢椽筆

王珣夢人以大筆如椽與之語人曰此當有大手筆事

夢紫文鷺

張薦祖鷺爲兒時夢紫文大鳥五色成文止其庭大父曰吾聞五色赤文鳳也紫文鸞鷟也若壯殆以文章瑞朝廷乎

三夢芻狗

魏文帝以周宣爲中郎屬太史嘗有問宣曰吾取夜夢見芻狗其占何也宣曰君得美食耳有頃出行果遇豐膳後又問曰昨夜復夢芻狗何也宣曰君墮車折脚百戒之果如宣言後又問曰前後三時皆不夢也聊試君耳何以肯驗宣曰此神靈動君使言故與眞夢無異又問宣曰三夢芻狗而其占不同何也宣曰芻狗者祭神之物故君始夢當得飲食祭祀既訖則芻狗爲車所鑠故中夢當墮車折腳車鑠之後必載爲樵故後夢憂矣火也

夢筆

夢破心

夢剖腸並見文章

夢双陸

見博雅

夢父類子名

見列名則

夢與臣別

魏證疾太宗夢與證別既寢流涕是夕證卒故白居易撰御製碑文云昔高宗得良弼於夢中朕今失賢臣於斂後

神祠謁夢

裴寂過華山祠祈神自卜夜夢老人謂曰君年踰四十當貴夢手捧天

梁武文集

雜著

論夢生於想

衛玠問樂令夢云是想樂曰形神不接豈是想耶衛因也樂曰未嘗夢乘車入鼠穴持蠶啖鐵杵皆無想無因故也衛思不得成病樂爲解析即瘥樂漢曰此兒脣中必無膏肓之疾

東萊呂氏曰形神相接而夢者世歸之想形神不接而夢者世歸之因二之說曰因羊而念馬因馬而念車因車而念蓋固有牧羊而夢鼓吹曲蓋者矣是雖非今日之想實因於前日之想故因與想一說也信如是說無想則無因無因無夢舉天下之夢不出於想而已矣然叔孫穆夢豎牛之貌於牛未至之前曹人夢公強之名於強未生之前是果出於想乎果出於因乎雖然起樂廣於九原吾知其未必能判是議也博議

古今占夢

漢藝文志七略雜占十八家以黃帝長柳占夢十一卷甘德長柳占夢二十卷爲首其說曰雜占者紀百家之象候善惡之證衆占非一而夢爲大故周有其官周禮太卜掌三夢之法一曰致夢二曰觭夢三曰咸陟鄭氏以爲致夢夏后氏所作觭夢商人所作咸陟者言夢之得周人作焉而占夢專爲官以日月

星辰占六夢之吉凶其別曰正曰噩曰思曰寤曰喜曰懼季冬聘王夢獻吉于王王拜而受之及舍萌于四方以贈惡夢舍萌者猶釋采也贈者送之也詩書禮經所載高宗夢得謠周文王夢帝與九齡武王伐紂夢協朕卜宣王考牧牧人有能罷虺蛇之夢召彼故老訊之占夢左傳所書尤多孔子夢坐奠於兩楹然則古之聖賢未嘗不以夢爲大是以見於七畧者如此魏晉方枝猶時或有之今人不復留意此卜雖市井妄術所在如林亦无一人以占夢自名者其學殆絕矣李齋隨筆

枕中記

沈既濟

開元七年道士呂翁者得神仙術行邯鄲道中息邸舍隱囊而坐俄見少年盧生衣短褐乘青駒亦止邸中與翁言笑盧生顧其衣裝弊穢乃歎曰大丈夫生世不諳困如是也翁曰子談諧方適而歎其困何也生曰吾常志于李自惟青紫可拾今已過

壯猶勤畎畝非困而何言訖而目昏思寐時主人方蒸黍翁乃
探囊中枕以授之曰子枕吾枕當令子榮適如志其枕青甃而
竅其兩端生銳首就之見其竅漸大明乃舉身而入遂至其
家數月娶清河崔氏女女容甚麗生質愈厚明年舉進士登第
釋褐轉渭南尉俄遷監察御史轉起居舍人知制誥三載出典
同州遷陝牧移節汴州領河南道採訪使徵爲京兆尹是歲神
武皇帝方事戎狄除節度大破戎虜燔朝冊
勲恩極盛轉吏部侍郎遷戶部尚書兼御史大夫爲時宰所
忌以飛語中之貶端州刺史三年徵爲常侍未幾同中書門下
平章事同列復誣晦邊將父結圖不謀下制獄中官爲保之臧
死投驩州數年帝知冤復進爲中書令封燕國公生五子有孫
十餘人後以年逾八十病薨盧生欠伸而寤見其身方偃於邸
舍呂翁坐其傍主人蒸黍未熟生蹶然而興曰豈其夢寐也耶

翁謂生曰人世之適亦如是矣生愀然良久謝曰夫寵辱之道
窮達之運得喪之理死生之情盡知之矣此先生所以窒吾欲
也敢不受教稽首再拜而去

大槐宮記

陳翰

涇于蔡家廣陵宅南有古槐生豪飲其下因醉致疾二友扶生
歸卧夢二玄衣使者曰槐安國王奉邀生隨二使上車指古槐
入一穴中大城朱門題曰大槐安國有一騎傳呼曰駙馬遠降
引生升廣殿見一人衣素練服朱華冠令生拜王王曰前奉賢
尊命許令女瑤芳奉事君子有仙姬數十奏樂執燭引導金翠
步障玲瓏不斷至一門號修儀宮一女子號金枝公主儼若神
仙交驕成禮情禮日洽王曰吾南柯郡政事不理雖鄉爲守勑
有司出金玉錦綺僕妾車馬施列廣衢錢公主行夫人戒子曰
淳子郎性剛好酒爲婦之道貴在柔順爾善事之生累日至郡

有官吏僧道音樂來迎下車省風俗察疾苦郡中大理凡二十載百姓立生祠王賜爵錫邑位居曰輔生五男二女榮盛莫比公主遇疾而薨生請護喪赴國王與夫人素服慟哭於郊備儀羽葆鼓吹葬主于盤龍岡生以貴戚威福日盛有人上表云玄象謫見國有大恐都邑遷徙宗廟崩壞事在蕭牆時議以生偕侈之應王因命生曰卿可暫歸本里一見親族諸孫無以爲念復令二使者送出一穴遂寤見家譁擁篲于庭二客濯足于榻斜日未隱西垣餘尊尚湛東牖因與二客尋古槐下穴洞然明即可容一榻上有土壤爲城廓臺殿之狀有蟻數斛二大蟻素翼朱首乃懷安國王又窮一穴直上南枝群蟻亦數其中即南柯郡也又一穴盤屈若龍蛇狀有小墳高尺餘即盤龍山岡也生追想感歎遽遣掩塞是夕風雨暴發旦視其穴遂失群蟻莫知所之國有大恐都邑遷從此其驗矣

財貨銘

李瑩

輒日讀夢書則曰夢虺夢糞者獲財因以銘之財貨將至夢寐可尋或穢或虺乃玉乃金穢可親或虺可玩或敗獻斯銘以激貪夫

律詩

短夢

王維

莫驚寵辱虛憂喜莫計恩離浪苦辛黃帝孔丘何處問安知不是夢中身

春夢

岑參

洞房昨夜春風起遙憶美人湘江水枕上片時春夢中行盡江南數千里

夢

王介甫

黃梁欲熟且留連謾道春歸莫帳然蝴蝶豈能知夢事蘧蘧飛

墮晚花前

書定林院窓

王介甫

竹雞呼我出華胥起或筆燈擁燎爐試問道人何所夢但言渾忘不言無

書懷

王介甫

三年衣染禁城塵撫事茫然愧古人明月滄波江萬頃扁舟長載夢中身

絕句

劉貢父

青苔滿地初晴後綠樹無人晝夢餘惟有南風舊相識徑開門戶又翻書

書御史臺壁

陳洙

清朝無事諫章疎多病長年臥直廬惆悵平生不如夢春來三度到溪亭

絕句

蘇子美

別院深深夏簟清石榴開遍透簾明樹陰滿地日亭午夢覺流鶯

笑

羣書要語

亞笑也咥大笑也听笑貌欣笑喜也說文莞爾而笑詭語溫嚙終日注笑也嵇康琴賦是故哂之注

哂亦作矧笑至甚爲矧語輒反乃然而笑莊子俯而掩口盧胡而笑後應劭傳粲然皆笑左思道爾而笑賓戲笑言啞啞率其

拊掌歡笑

晉武紀掀髯一笑始集盧胡絕倒歐集下士聞道大笑之不笑不足以爲道老子桓子新論曰閔東語曰人聞長安

樂則出門西向而笑論衡人生上壽百歲中壽八十年壽六十病瘦死喪憂患其中開口而笑者一月之中不過四五日而已

君子合坐皆笑謂之共堂嘵嘵不罰唐三院制

周長恨歌仰天大笑出門去我輩豈是蓬蒿人李嫣然一笑百媚生

古文真賞

欲褒以笑

戎常寇周幽王擊鼓諸侯皆至褒姒大悅而笑王欲褒姒之笑數擊鼓而諸侯至无寇及眞寇至擊鼓而諸侯不至遂爲戎所滅

呂春秋

使君遺笑

季孫行之堯晉郤克敗諸侯良夫眇曹公子首後同聘於齊使禿者御禿者跛者御跛者偻者御偻者肅同叔子處臺而笑之交不悅

史記傳

時然後笑

子閭公叔文子於公明曹對曰夫子時然後笑人不厭其笑

敬與斬笑

斬笑

穀梁

平原君家趙樓膳氏家民家有嬖者擣散脂行汲平原美人居樓上見大笑之明日嬖者詣平原請曰臣聞君之喜上以能貴士而賤十也臣獨得笑臣者明平原布笑應曰諾居半歲賓客去者過半於是平原君乃斬嬖者其後門下乃復稍來

作滿齒笑

梁冀妻孫壽能作齶齒笑以爲媚惑

詳見潘婦明

大笑纏絕

楚大發兵加齊齊王使淳于髡之趙請收兵費金百斤車馬牛駒淳于髡仰天大笑冠纏索絕

射雉妻笑

見美女明

笑人寂々見志氣閒

大笑汚幘

魏太祖爲人佻易无威儀每与人談論戇弄言確尽无所隱及歡悅大笑常以頭沒杯案中肴膳皆沾污巾幘曹操作別傳

朴貌多笑

蜀譙周鄙貌朴素性推誠不飾初見永相亮左右皆笑悅出有司請推笑亮曰孤尚不能忍况左右耶

嗔笑不同

宋謝莊代顏峻爲吏部尚書峻毅不可犯莊有喧訴常懼笑答之時人語曰顧更郎嗔而上人官謝吏部笑而不与人平

无怒好笑

孫登性无恚怒入或投諸水中欲觀其怒登悅出便大笑

墮水而笑劉風清、陳門

人笑齒冷

樂預傳曰此事人笑褚公至今齒冷无爲效也南史

笑中有刀

李義府容貌溫恭与人語必嬉怡微笑而狡險忌克故時人謂義甫笑中有刀

恐婢妾笑見問病門

笑比河清

包孝肅峭嚴未嘗有笑答人謂包希仁笑比黄河清墨客揮犀

笑面似靴皮

田元均在三司深獻于讀不欲峻拒每溫顏強笑以遣之當作三司使數年直笑得面似靴皮歸田錄

三笑圖贊跋見俳優門

蘇子瞻

彼三士者得意志言盧胡一笑其樂也不嗟此小童麋鹿狙猴
尔各何知亦復粲然万生紛綸何鄙何妍客笑其笑未知孰賢

答王載言書

李翹

韓退之曰唯陳言之務去假令述笑哂之狀曰莞尔則論語言
之矣曰啞々則易言之矣曰粲然則穀梁子言之矣曰攸尔則
班固言之矣曰轔然則左思言之矣吾復言之与前文何以異

嘯

羣書要語

其嘯也歌注蹙口而出声也江有嘯吟声雜字辭

古今事實

其嘯也歌注蹙口而出声也江有嘯吟声雜字辭

倚柱而嘯

文苑

十之

臂漆室之女適時未適人倚柱而嘯傍人聞之心莫不爲之慘
者鄰婦從之遊曰何嘯之悲也子欲嫁乎吾爲子求偶漆室女
曰吾豈爲不嫁之故而悲哉憂吾君也太子少矣列文詳見憂

但坐嘯

抱膝長嘯

後漢成瑨爲南陽太守委功曹岑晊郡中謠曰南陽太守岑公
孝弘農成瑨但坐嘯

岸幘嘯詠

謝弈桓溫辟爲安西司馬猶推布衣之好在溫座岸幘嘯詠無
異常日溫曰我方外司馬

掩鼻長嘯

桓宣穆使人尋廬山凡一人謂之曰君過前嶺必逢二年少相

隨長嘯試要問之若不與言者可速去此人過嶺果見二年少以袂掩鼻長嘯狀如那冤呼不與言憲陽記

倚施長嘯

王屢字世將倚施樓長嘯神氣甚逸王導謂庾亮曰世將爲傷時識事亮曰正足舒其逸氣耳

蘇門長嘯

阮籍性樂酒善嘯志閒數百步籍嘗箕踞嘯歌酣飲自若時蘇門山中忽有真人在焉籍就往尋其人擁膝巖頭遂登嶺從之箕坐相對籍乃商略終古以問之悅然不應籍因對之長嘯有間彼亦斷然笑曰可更作轍爲嘯意尽退還半嶺顛嘈然有声若數部鼓吹顧瞻乃向人之嘯也

登樓清嘯

劉越石爲胡騎所圍城中窘迫劉乘月登樓清嘯胡騎聞之皆

文后廿

二十一

淒然長嘆

不廢我嘯見齒門

長嘯呼風

趙炳甞臨水從船人乞渡船人不許炳乃張蓋坐其中長嘯呼風亂流而濟搜神記

長嘯人見賦門

古今文集

雜著

嘯賦

晉成公綏

逸群公子躰奇好異傲世忘榮絕棄人事於是延交生集同好精性命之至機研道德之玄奧邈跨俗而遺身乃慷慨而長嘯發妙声於丹唇激哀音於皓齒響抑揚而滑轉氣袖帶而嫖起協黃鍾於清角雜宮商於流徵飄遊雲林添清集長風乎萬里

諒自然之至音非絲竹之所擬是故古不假器用不借物遊聲
諸身役心御氣動脅有曲發口成音觸歎感物因歌隨吟清激
切於竽笙優潤和於琴瑟列二颺揚啾二響作奏胡馬之長思
向寒風平北朔又以鴻鴈之揚雛群鳴號乎沙漠故能因形創
声隨事造曲應物無窮機發響速乃吟詠而發散声繹三而相
連心滌蕩而無累志離俗而飄然

新編古今事文類聚卷之二十一

後集

